

一批研究回顾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图书集中出版,成文学界学术界关注热点

重读八十年代,读出了什么

■本报记者 卫中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多家出版社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一批研究回顾上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图书。上世纪80年代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异常光辉璀璨的十年,出现了一批被称为中国文坛黄金一代的作家,诞生了许多足以载入文学史册的作品。而今天,当我们回顾审视那个时代的文坛,除了“重读八十年代”之外,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他们亲历了许多重要时刻,也具备用文字回应和解释历史的能力

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在今年,就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个人的文学史》、中信出版社的《重读八十年代》、上海书店出版社的《“80年代文学”研究读本》、中国社科院出版社的《激情的样式——20世纪80年代女性写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文学:终结与起点——八十、九十年代的文学与文化》等多部研究和回顾1980年代文学的图书上市,勾起了文学爱好者对那个年代的阅读回忆。

的确,今天大众耳熟能详的那些当代中国文坛响当当的名字,比如贾平凹、莫言、路遥、史铁生、韩少功、马原、叶兆言、王安忆……基本都成名于1980年代。他们写出横跨数十年、人物众多、贯穿重大历史背景的故事,把许多史诗性、全景观的中国图景徐徐展开在读者眼前,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奠定了一个高峰。而他们在1980年代开启的各种文学探索,持续影响着中国文坛。作家陈村如此评价:“孕育了纷繁各异的文学作品和言之有物的文学批评,老中青几代作家均有杰作和优秀代表。”

为何中国当代文学会在1980年代爆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早在十多年前就开设了“重返八十年代”文学课堂博士生工作坊,一直在梳理那个年代中国文学的全景样貌。在他看来,那一批作家亲历过许多重要历史时刻,特别是改革开放伊始的时代背景,赋予了他们广阔的创作天地,而他们也具备用文字回应和解释历史及生活的能力。

八十年代文学成就是伟大的,但也不能过于渲染美化

《一个人的文学史》的作者,是《收获》杂志总编程永新。他在书中收入了自己当年与王朔、苏童、马原等作家往来书信,让文学爱好者了解到1980年代的文学圈子原来是这个样子,称得上是一本“私人文学史”。

回顾起当时的文坛,程永新很有感触:“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没有今天那么多的娱乐活动,全社会对文学的热情是空前的。”在程永新看来,那是一个相对单纯的年代,没有

更多的选择,所以从文学评论界到读者,都对文学高度虔诚和认真。“我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那确实是一个文学很美好的年代,但是这与当时的社会形态有关系。进入九十年代后,大家的选择多了,电视、电影乃至网络等出现,人们分配在文学上的时间和精力少了,文学的地位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正因为如此,程永新认为一方面应该肯定当时的文学创作成就,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应过于渲染美化它,否则有可能会变相降低对1990年代以及新世纪文学的认可度。他以先锋文学举例,先锋文学的实质是中国作家向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学写作学习的过程,1980年代,随着略萨、加缪、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一批外国作家的作品被引进出版,许多中国作家意识到“小说原来还可以那样写”。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原就曾经在演讲中表示,那些作品使他意识到如果文学只是说故事,那读者会觉得没意思,所以他研究如何讲故事。程永新说,当时人们把这批向现代主义学习、吸纳、模仿、借鉴的文学作品称为先锋文学,后来大家都不用这个名词了,但中国作家对世界优秀文学学习的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你能说那个年代有先锋文学,后来就不先锋了吗?我看不是的。”

在程光炜看来,1980年代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无疑是一座丰富的矿藏,值得学术界评论界深入挖掘。同时他也认为,目前已经到了可以将其“历史化”的程度,随着对这个时期文学成就的研究日益深化,我们看待它的态度会逐渐从感性走向理性,从而梳理出对于当下及未来的中国文学更具价值的内容。

这一波古代书画热,由热播影视剧开启

■本报记者 范昕

《如懿传》中,皇太后座位后方的画有来头,竟然出自宋徽宗的《瑞鹤图》;《延禧攻略》中,皇上为了哄璎珞开心,忍痛赐爱,将自己珍藏已久的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赏赐给她……

最近热播的两部清宫影视剧中,不约而同出现了多幅中国古代书画的身影。剧中藏着的这些书画梗,引发观众探知与解读的强烈兴趣,不期开启了新一波古代书画热。在专家学者看来,随着国产古装剧步入美学新时代,形成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颇具价值的传播。

一批经典书画作品借热播影视剧“翻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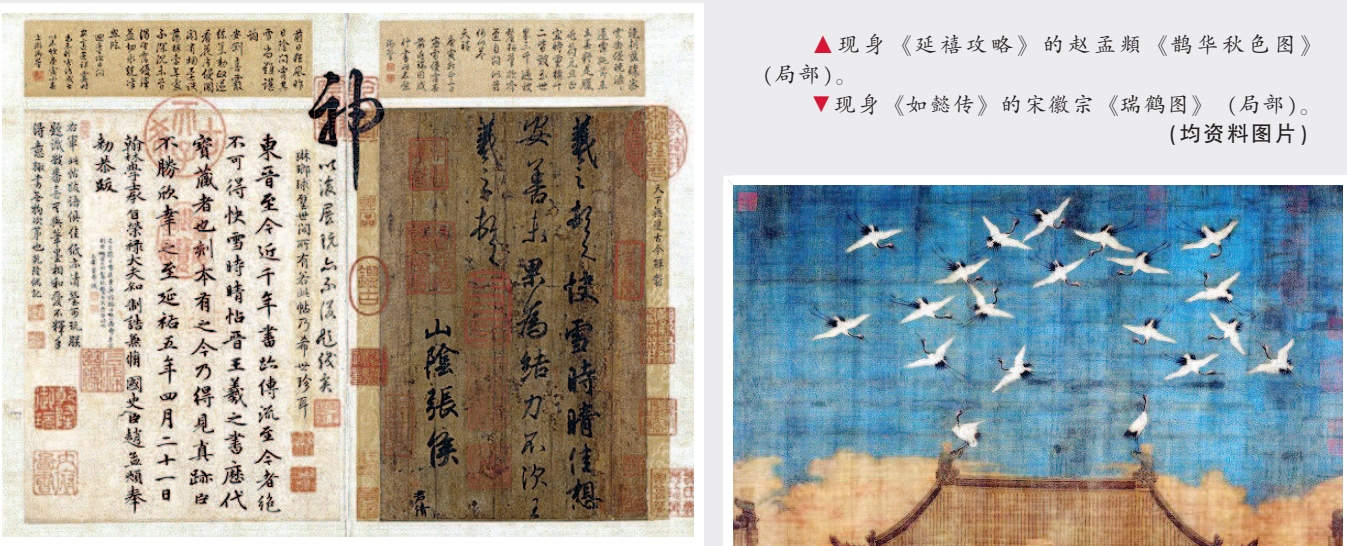
影视剧埋下书画梗并不鲜见。早在十几年前的《铁齿铜牙纪晓岚》系列电视剧中,乾隆常常在名书画上盖章的癖好就被调侃过不止一次,剧中也多次出现书画道具,尽管未必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名作。而最近,随着国产古装剧在制作上越来越精致,小到服饰、礼仪、道具,大到置景、色调、构图,全方位展现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中,已然渗透至古代日常生活中的书画作品在剧中频繁“出境”,并且不少是有史可考的名作,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陆机的《平复帖》到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从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到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据不完全统计,不下六组书画名迹于《延禧攻略》中“露脸”。比如剧中第16集,高贵妃向乾隆进献了一幅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皇上顿时大悦。这幅作品在乾隆的生命中,的确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许静透露,正因为得到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这三件稀世珍宝,1747年乾隆下令将紫禁城养心殿内西侧一间八平方米的雅室赐名为“三希堂”,其中被乾隆视为“三希”之首的,正是《快雪时晴帖》。此后,小小的“三希堂”可谓乾隆品鉴生活的生动写照;在这里他不仅品鉴名鉴古,也在历代书画名迹上留下累累的印迹,还曾命人编刻大型法书丛帖《三希堂法帖》。

再看《如懿传》,第九集中的一幕场景带火了一幅画,那是新年伊始,皇帝携后官嫔妃到慈宁宫给皇太后请安,太后座位后出现了一幅格外醒目的画——宋徽宗的《瑞鹤图》。如此置景,当是片方的杜撰,但同时也是能够令人信服的。《瑞鹤图》确为清宮旧藏,钐有“乾隆御览之宝”等玺,备受帝后珍爱,它在乾隆剧中的“串场”并不唐突。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生导师、国画画家邵以炯介绍说,这一名画蕴含的祥瑞气象正是古代帝王们孜孜以求的。北宋政和二年正月十六日,都城汴京的宣德门上空,飞来了一群仙鹤,它们鸣叫飞翔,盘旋在宫殿的上空。这一景象引得皇城的官人与行路的百姓纷纷抬头仰望,天空中的群鹤久久盘旋,最后缓缓向西北方飞去。当时,宋徽宗也看到了这壮观景象,兴奋不已,认为这是天降祥瑞,是国运昌盛、百姓安居乐业的好兆头,于是回宫将这幕难得一见的精彩景象画成了《瑞鹤图》。而来自意大利的宫廷画师郎世宁在《如懿传》中的现身,也让很多观众兴致勃勃地“追踪”起这号人物的来头,由此记得他那些熔中西画法为一炉的“新体画”。

影视剧与艺术名作以文化审美传播互相成就

针对近期热播影视剧中涉及古代书画



▲现身《延禧攻略》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摹本局部)。

相关链接

《鹊华秋色图》即将亮相台北故宫博物院

因为一幅“明星”作品,将于下月登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再现——书画菁华特展”格外引人关注。这幅作品便是电视剧《延禧攻略》中的重要道具——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剧中,纯贵妃曾向乾隆讨要过这幅作品,乾隆没舍得给。没过多久,乾隆却为了讨女主角魏璎珞的欢心,主动送上此图。不想,它却又被璎珞转手送给了太后。

《鹊华秋色图》确为国宝级古画。这是一幅文人画风式青绿设色山水,描绘的是

济南北郊鹊山和华不注山一带的风景。画面上,两处山峰耸立于辽阔的江水沼泽地,其中右方尖峭的山峰是华不注山,左方圆平顶的是鹊山。只见山峰以花青杂以石青,呈深蓝色,与州渚、树叶深浅不一的青色形成同色调的变化;而屋顶、树干、树叶则以红、黄、赭色加以点缀。1295年,赵孟頫回到故乡浙江为好友周密画下这幅《鹊华秋色图》。周密原籍山东,却从未到过山东。而赵孟頫曾在山东任职多年,便以这幅图相赠,解友人思乡之苦。

分析说,目前电视剧的传播环境已经进入社群经济时代,由于文化产品数量激增,供大于求,影视剧只用一个点很难抓住观众,受众对于文化消费的交易互动更容易建立在一种价值认同的前提下。观众也从认同故事情节、认同IP价值、认同偶像作品,逐步走向认同作品的审美价值。她颇为认可时下热播的《延禧攻略》《如懿传》等电视剧将审美传播视为独特的特点与卖点,在她看来,对传统文化审美的传播已经成为近年来传播领域的热点,像是

《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等传统文化综艺类节目取得空前成功,“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定概念得到普及,都无疑为影视剧的文化审美传播打下基础。《延禧攻略》《如懿传》以剧中书画作品为出发点,可以借此将其背后的故事——戳破,生动而鲜活,既能满足受众对历史情节、人物的好奇心,也能收获美的体验。而通过社交平台将这些审美元素进行传播,更能激发受众的主体审美意识,达到很好的引导效果。”

快评

梦境与现实的交织、爱情与救赎的纠缠、神话与当下的交互,这一恒古命题在这一版《漂泊的荷兰人》中有了全新的解读。日前上演的《漂泊的荷兰人》由上海大剧院、上海歌剧院联合制作,德国埃尔福特剧院与上海歌剧院的艺术家们联袂出演。今年恰逢瓦格纳诞辰205周年,上海以这部扛鼎之作就此开启了纪念音乐巨匠理查德·瓦格纳的盛大序幕。

理查德·瓦格纳写于1841年的三幕歌剧《漂泊的荷兰人》,1843年在德累斯顿首演。歌剧由作曲家本人根据德国诗人海涅的《施纳贝莱沃斯基的回忆》第七章中有关幽灵船的中世纪传说改编,并参考豪夫《幽灵船故事》和《魔鬼日记》自撰脚本。《漂泊的荷兰人》被视为瓦格纳开始走向歌剧创作成熟期的首部代表作,亦是其向自己所创立的“乐剧”“综合艺术”迈出坚实的一步。《漂泊的荷兰人》为典型的瓦格纳早期歌剧作品,歌剧结构包含序曲、咏叹调、重唱、分场等歌剧分曲惯用模式。全剧充斥着阴郁迷幻的多重音乐色调,有着交响乐与人声完美贴合的创作技法,包含死亡与救赎的深刻哲学命题,爱情与命运交织的双重戏剧主线。该剧讲述的是一位荷兰人因狂妄而得罪了魔鬼,魔鬼罚其终生漂泊,七年方可登陆一次。只有寻得忠贞爱他的女子,才可打破魔咒。又一个七年,荷兰人登陆后与女主角森塔一见钟情,森塔从小就梦想着自己用忠贞的爱将荷兰人从魔咒中解除,此时,森塔的旧情人埃里克前来求婚,并提醒她不要忘却誓言。荷兰人闻言大失所望,沮丧地起航驶向大海。森塔见船远去,悲痛不已,投海而亡。

开场,歌剧序曲瞬间乐队就营造出紧张激烈的戏剧情境,序曲中鲜明的音乐主导动机预示了剧中关键人物性格以及故事情节。序曲由低音管与圆号奏出被诅咒的荷兰人动机,高音弦乐的快速颤音隐喻着狂风大作,半音阶演奏则为暴风雨来临前的波涛暗涌,森塔抒情的主导动机与荷兰人的动机相互交织、纠缠。埃尔福特剧院乐团在指挥大师许忠的指挥棒下大放异彩,尤为值得称赞,此次亦是其首次指挥瓦格纳的作品亮相于上海大剧院。许忠对瓦格纳的歌剧作品有着其独到而深刻的理解,层次清晰分明的交响乐队以及旋律音色的精准拿捏足以证明其能游刃有余地驾驭这部经典之作。

该场歌剧舞台呈现方式亦颇为新颖,导演采用虚实结合的舞台艺术表现方式,营造宏大且犹如史诗般壮观的戏剧场面效果;阴森恐怖的巨型幽灵船,隐喻着欲望与贪婪的水晶灯、大幅投影幕布与高科技手段配以精准的颜色调控,并结合气势恢宏磅礴的交响乐队,逼真地展示出狂风暴雨中大海肆虐的宏伟景象,使得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荷兰人内心的孤寂与漂泊的凄惶与绝望,以及其最终与森塔经过纯爱救赎洗礼之后,一切苦难、动荡烟消云散的平和与安详。

笔者认为当晚演唱最为出色的是森塔父亲的扮演者卡卡博·沙维泽,其通透浑厚的男低音音色饱满自然,犹如美酒般醇厚且毫无做作。戏剧女高音森塔的表演者卡特琳·阿黛尔亦有不凡的表现,其高音极具爆发性与穿透力,将森塔这一复杂女性的精神世界展现的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瓦格纳曾说:“死亡,使得生活中所有的幸福就这样消失。起初的爱,也显得如此苍白,全都结束了,还能做些什么?唯有直面死亡的恐惧才能产生重整和创建,我的戏剧中阐述的核心观点正是如此。”这一晚的森塔并没有直接投身于大海,而是选择了首尾呼应的方式(幕启时森塔坐着凝望大海,缓缓地走向大海。她的灵魂是那么单纯而高洁,犹如天使般纯洁,她又是那么平静而坦然,似乎大海才是其最终归宿。森塔的爱坚若磐石,从未动摇,为了爱与信念甘愿奉上自己宝贵的生命,怎叫人不动心而动容。)

百老汇原版音乐剧《吉屋出租》“上海试水”

探寻音乐剧市场多元化审美可能

■本报记者 吴钰

百老汇原版音乐剧《吉屋出租》日前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完成了中国巡演首站22场演出。尽管没有再现不久前《猫》场场爆满的盛况,但业内人士认为,该剧此番“上海试水”最大的意义,在于为音乐剧市场探寻了多元化审美的增长机会。

据悉,早在引进的消息传出时,《吉屋出租》就备受音乐剧迷期待,近年中国音乐剧市场蓬勃发展,但引进原版音乐剧仍以经典大制作为主。《吉屋出租》曾打破百老汇被大制作垄断的格局,并吸引大量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改变了以中年为主的百老汇观众群体。

对于演出的票房成绩,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分析说,当前业内仍在探索音乐剧的审美认同和市场容量。每部引进力作多少都自带“流量”,但票房大势仍取决于“沉默的大多数”观众。《吉屋出租》改编自歌剧《波西米亚人》,题材与流行音乐的表现形式能引起共鸣,剧目质量并无硬伤,但共情程度影响了口碑发酵速度。演出负责人也认为,《吉屋出租》作为没有真正主角的群戏,线索庞杂、台词信息量大,首次观演可能错漏信息,确实存在一定理解难度。该剧聚焦上世纪90年代纽约艺术家的生存状态,与当前国内观众的生活也有一定距离。这提醒业界,演出之前应该更好地了解观众的期待和想象,并为观众提供相关解读和背景信息,引导观众欣赏剧目。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女性为“主力军”的音乐剧观众中,男性观众对该剧的喜爱已经“出人意料”,可以说,《吉屋出租》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音乐剧观众群体。此外,为致敬《吉屋出租》开创的百老汇“Rush Tickets”传统,此次推出的团购票,设立“青橙日”等优惠,降低了原版音乐剧的演出票价,吸引了不少观众第一次走进剧场。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对普通观众需求和审美的探索中,引进音乐剧票房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对场次数量的把控。增加演出场次固然能降低单场演出成本,并扩大后续推广的影响力;但场次过多也很难为市场消化。《魔法坏女巫》《战马》等口碑出圈的作品都因场次过多遭遇过上座不佳的窘境。

有剧迷反映,该剧主演对歌曲的演绎与百老汇官方摄影版本存在差异,影响了口碑。对此费元洪表示,摄影录像诚然是官方出品、“身经百战”的驻场经典,巡演版阵容很难与之媲美,但现场效果也能带来不同的观剧体验。

她缓缓走向大海深处,完成宁静的救赎

——评德国埃尔福特剧院与上海大剧院版歌剧《漂泊的荷兰人》

孙诚